

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语言文字述论

赵永胜, 赵树芬

(玉溪师范学院, 云南 玉溪 650031)

摘要: 缅泰跨国民族绝大部分拥有自己的语言, 部分还拥有文字。不同的民族及其支系语言差异较大, 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中, 平原民族孟人、泰人、掸人的语言文字系统较为发达。缅甸大部分山地民族的语言得到了较好的传承与发展, 而泰国山地民族语言受政府语言政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

关键词: 缅甸; 泰国; 跨国民族; 山地民族; 语言文字

中图分类号: H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14)05-0112-06

Comment on the Transnational Ethnic Languages in Myanmar and Thailand

ZHAO Yong-sheng, ZHAO Shu-fen

(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nnan Yuxi, 650031, China)

Abstract: Most of the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have their own languages in Myanmar and Thailand, and even some of them have written languages. Diversity and complication appear because of th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thnic languages. Among them, the ethnic groups which distribute in plain such as the Mon people, Tai people and Shan people have more well-developed language system. In general, most of the languages from the hill tribes are well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in Myanmar, while the ethnic languages in Thailand are weakened due to the governmental policies.

Key words: Myanmar; Thailand;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hill tribes; language

据笔者统计, 缅泰跨国民族至少有 19 个, 即泰—掸人(Tai-Shan)、华人(Chinese)、孟人(Mon)、拉伾人(Lawa)、崩龙人(Palang)、布朗人(Blang)、克木人(Khamu)、克伦人(Karen)、克耶人(Kayah)、克钦人(Kachin)、阿卡人(Akha)、拉祜人(Lahu)、傈僳人(Lisu)、毕苏人(Bisu)、巴洞人(Padong)、苗人(Hmong)、瑶人(Yao)、潘泰人(Panthay)、马来人(Malay)等。^①另外, 缅甸和泰国还有一定数量的印度、越南等国侨民。

在缅泰跨国民族中, 华人、潘泰人绝大部分都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 使用所在国的语言文字, 并接受了所在国的主流文化。马来人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 但并非分布于两国边境地区, 其在缅泰两国的人口比例亦过于悬殊。

除上述三个民族外, 其他缅泰跨国民族绝大多

数都有不同的支系, 且各支系的语言之间存在差别, 其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非常明显。本文试图对这些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和使用情况进行初步探讨。

一、泰语民族的语言文字

在缅泰跨国民族语言中, 泰语民族的语言文字非常发达, 泰语和掸语是使用人口最多、使用地区最广、影响最大的语言。从语言系属来看, 泰语和掸语同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 但受诸多因素影响, 泰语和掸语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

泰语是泰国的官方语言, 主要分为中部方言、泰东北方言、泰北方言与南部方言。其中, 中部方言即曼谷话为现在泰国通行的标准用语, 类似于我国的普通话; 泰北方言又因通行于兰那王国故地而被称

收稿日期: 2014-07-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学视野下的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10YJC850037)。

作者简介: 赵永胜(1977—), 男, 白族, 大理云龙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西南与东南亚民族研究; 赵树芬(1978—), 女, 白族, 大理云龙人, 讲师, 主要从事语言学与教育研究。

①上述民族的英文名称通常有很多种, 此处所列为最常见的英文名称。由于中国、缅甸、泰国的民族划分方法有所不同, 本书在提到缅甸和泰国的相关民族时, 一般使用泰国或缅甸的称呼方法, 并以“××人”作为相关民族的族称。“泰人”“掸人”同我国傣族; “拉伾人”同我国的佤族, 国内外学者多称缅甸的拉伾人为佤族或佤人, 本文统一称拉伾人; “崩龙人”同我国的德昂族, 在我国为德昂族旧称; “克木人”在我国亦有分布, 已划归布朗族; “阿卡人”同我国的哈尼族; “克钦人”同我国的景颇族; “毕苏人”在缅甸称“彬人”, 大体同云南西双版纳州傣族的支系老品人和普洱市拉祜族的支系老缅人。“潘泰”(Panthay)为缅甸对从中国云南移居缅甸的回族人的称呼。

为兰那方言,与我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的语言较为接近;泰东北方言与老挝语较为接近,因此东北泰人在过去又被称为泰国的“老族”;南部方言主要指春蓬府以南的泰人所使用的方言,因这部分泰人在历史上曾融合了大量来自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语言,因此南部方言与泰北方言和泰东北方言较为接近。

泰文是1283年在素可泰国王兰甘亨主持下创制的。现陈列于泰国国家博物馆,1833年发现于素可泰城的兰甘亨碑铭,是已知的最早的泰文文献。该碑记载了素可泰国和素可泰城的一些风俗,以及国王兰甘亨的一些事迹。碑文载称1283年兰甘亨国王“尽心构思,创设泰文”。据介绍,在兰甘亨碑铭发现之初,几乎没有人能读懂全文。究其原因,一是碑文上的古文带有一定的原始性,结构不是很规范,且间有错刻,难于辨认;二是碑铭所用语词除巴利文借词因宗教崇拜始终保持原义外,其余的泰语名词有的在现代泰语中消失,有的词义发生起了很大变化。^[1]100多年来,经过泰国和西方的考古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的长期努力,终于解开碑铭之谜:兰甘亨碑文为古高棉文草书体,而古高棉文脱胎于古代印度南部的跋罗婆(Pallava)文,因古代南印度用跋罗婆文书写巴利语,因此泰文的拼写规则与巴利文基本相同。古泰文字母在外形和拼写上虽已发生了若干变化,但其基本书写方式仍保留在今天的泰文中。^[2]

现代泰文是一种拼音文字,有44个辅音字母(其中有2个仅见于古文),32个元音字母(其中有2个仅见于古文),5个声调,4个声调符号。泰语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多种系统的语言文字影响而发生重要变化,梵文、巴利文、孟文、高棉文、汉文、马来文、英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对泰人的语言文字产生重要影响。在现代泰语中,外来词所占比例近30%。

在泰文创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泰东北方言、泰北方言与中部方言存在较大差别,同时各方言内部还存在相对独立的语音乃至文字系统。因此,给人们的沟通与交流增加了难度。

曼谷王朝建立后,逐渐意识到统一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拉玛三世(1824—1851年在位)时期,泰国编纂了一部名为《基础泰语》的教材,开始在东北地区推行泰语教育。蒙固王(1851—1868年在位)时期,泰国东北地区的僧侣纷纷到曼谷学习,然后回到当地建立学校。朱拉隆功(1868—1910年在位)改革后,泰国教育开始向现代教育转化,东北地区的教育有了更大发展,至1921年瓦栖拉兀王颁布《强制教育法》时,东北地区的泰语教学已经粗具规模。

1932年,泰国君主政体被推翻,代之而起的君主立宪政府承诺优先发展东北地区的教育,泰国东北地区的泰文教学得以长足发展。^[3]在曼谷王朝和立宪政府于泰东北地区推行泰语教学的过程中,老语和高棉语在泰国东北地区的地位被逐渐弱化,由原来的不可替代发展为只存留于极少数地区。与在东北地区的情况类似,在20世纪初以来,泰国政府对北方泰族的语言也进行了同化,规定以中部泰语为官方语言,用泰文取代兰那文,以正规学校取代教授兰那文的佛寺学校。

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泰东北方言、泰北方言和南部方言受到了很大削弱。到现在,人们在本地区虽然还使用当地方言,但在一些正式的场合基本都会使用标准泰语,素可泰时期以孟文和高棉文为基础创制和改进而成的中部泰文在书面语中亦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缅甸掸人与泰国泰人一样,属于泰语民族,但由于支系繁杂,其语言文字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赛昂屯(Sai Aung Tun)将缅甸掸人按地域分为五大部分:西北掸人、东北掸人、东部掸人、东南掸人、中部和南部掸人。^①

西北掸人居住区从印度的曼尼坡邦、阿萨姆邦延伸到缅甸克钦邦的八莫(Bhamo)镇。该区域主要分布有掸人中的“泰楞”(Tai Leng)和“泰坎底”(Tai Khamti)两支掸人。这两支掸人文化相同,都信仰佛教,但语言存在差异。泰楞人的书面语已急剧消亡,仅有部分老人和博学的僧人能读写,而其口头语言也已经濒危,仅有印多吉(Indawgyi)地区的一部分掸人能用泰楞土语进行交流。坎底掸人则较好地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当地一个叫“坎底掸人文学和文化委员会”(Khamti Sha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ommittee)的组织倡导了一场文字改革,出版了一些用本民族文字编写的教材和读物。该委员会还在一些社区组织了识字竞赛活动(Literacy Campaigns),但由于缺乏资金和支持,该活动无法在所有坎底掸人地区推广。

东北掸人分布于萨尔温江沿岸,又叫“傣纳”(Tai Neu)或“傣德宏”(Tai Dehong)。这支掸人的语言与中国云南省德宏州的傣族较为相近。赛昂屯介绍说,傣纳人的头人说汉语,但普通百姓说傣纳语。“傣纳人文学和文化委员会”(Tai Neu Literary and Cultural Committee)也出版一些傣纳文课本和读物供孩子们使用。据赛昂屯介绍,有些来自中国的傣族也会来参加该委员会组织的识字竞赛活动。

东部掸人主要居住在掸邦高原,是缅甸掸人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东部掸人又可以分为两部分:分布于萨尔温江以东(主要为景栋地区)的掸人支系

^①Sai Aung Tun, *History of the Shan State*,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2009, pp. 21-28. 下文关于各部掸人语言的叙述,主要根据赛昂屯的著作第21~28页的内容整理而成,特此说明。

繁多,有泰孔(Tai Khun)、泰泐(Tai Lu、Tai Lue,语言与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的傣族较为相近)、泰勒(Tai Lem)、泰纳(Tai Neu)、泰阮(Tai Yuan)、泰老(Tai Lao)、泰台(Tai Htai)等支系;居住在萨尔温江以西的掸人主要为泰奄(Tai Yai)或大掸人(Shangyi)。除泰纳和泰奄两个支系外,上述各支系的东部掸人与邻近的老挝、泰国泰语民族沟通时无太大的语言障碍。其中,主要居住于景栋(Keng Tung)地区的泰孔人和泰泐人的人口最多,其语言相近,称“泰孔语”,在当地普遍使用。在 16 世纪以前,在泰孔人和泰泐人的寺庙中,曾经有一种主要用于宗教活动的贝叶文流传。后来经过文字改革,变为现在的泰孔文,其字母由原来的矩形变为圆形,更容易书写。经过改进的泰孔文甚至能为老听人(Laotian,老挝主体民族)所看懂。关于主要居住在萨尔温江以西的掸人主要为泰奄(Tai Yai)或大掸人(Shangyi)的情况,赛昂屯在此未太多述及。但今天掸邦的首府东枝,位于该地区;英国殖民当局在南掸邦的统治中心长期设置在该地区的孟乃。作为政治中心,萨尔温江以西的掸人地区无疑是缅甸历史上掸人分布最集中、人口最多、语言文字最发达的地区。

东南部掸人主要居住在克耶邦,主要为泰奄人,说泰奄方言,用泰奄文字书写。他们广泛分布于克耶邦各地,在缅甸独立后克耶邦的部分掸人曾迁往泰国夜丰颂府等地。

中部和南部掸人的分布区从缅甸北部的实皆省一直延伸到南部的德林达依省,分布广泛。赛昂屯对这部分掸人的语言文字未作叙述。但从缅甸的民族分布情况来看,这部分人多与缅人、钦人、克伦人、孟人等杂居共处,其语言受到上述民族的影响,文字系统也没有居住在掸邦的掸人发达,其中一部分掸人甚至被缅人等民族同化。英国人曾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缅甸组织了一次语言调查,调查显示居住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Irrawaddy Delta)一带的掸人还存在内部的民族认同,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家里仍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但在对外交流时主要使用缅甸语。与此同时,早在 19 世纪,缅甸西部、中部、南部掸人的服饰就已经被缅化。^{[4]208}

二、孟人的语言文字

孟人的语言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孟语支(Monic Branch)。据克里斯蒂安·鲍尔(Christian Bauer)介绍,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可以把孟人分为孟若(Mon Ro)和孟饶(Mon Rao)两个支系,但这两个支系的语言是在 16 世纪以后才产生分化的。^{[5]16}彭尼亚孟(Pon Nya Mon)则认为,孟人仅有一门语言,没有任何方言,^[6]孟人即便存在不同的支系,其语言间的差别也是比较小的。

孟人是中南半岛地区历史最为辉煌的民族之一,其语言文字是孟人留给后世的宝贵文化遗产。

就笔者所知,孟人不仅是缅甸跨民族中最早使用文字的民族,也是缅甸和泰国现存各民族中最早创制了规范文字体系的民族。我国学者李孝骥先生认为:早在公元前 3 世纪前后,孟人就已利用婆罗门字母刻写碑铭。至 3 世纪末 4 世纪初,孟人吸收了属于梵文体系的南印度文字创制了孟文,其基本字母为 35 个。^[7]伊曼纽尔·桂隆(Emmanuel Guillon)则根据发现于泰国那空巴统府的一块孟人碑铭说,至少在 6 世纪时,孟人已开始用文字来记录他们的语言。^[8]鲍尔、彭尼亚孟亦认为孟人的书面语言系统产生于 6 世纪。虽然上述说法在时间上存在差异,但从总体上看,都说明孟人的文字出现于较早的历史时期。

孟人的语言文字对周边地区的缅人、泰人、克伦人等民族的语言造成了深刻影响。一般而言,语言的影响是相互的,但在早期的历史阶段,孟人在与上述民族语言文字的互动关系中处于主体地位。事实上,缅文就是以孟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其字母仅比孟文字母少两个。而缅甸的克伦文又是以缅文字母为基准创制的,因此其不可避免要受到孟文的影响。泰国马希顿大学的鲍尔在研究孟人的语言时认为:孟人的语言对大陆东南亚地区的其他语言如克伦语、缅甸语、泰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据鲍尔研究,在 12 世纪时,蒲甘地区的缅人开始吸收借鉴孟人碑铭中的文字;到 14 世纪时,今泰国南奔府、清迈府等地的北方泰人开始吸收借鉴孟人碑铭中的文字;此后,居住在泰国东北地区的“操老语民族”(Lao-Speaking Groups,即东北泰人)也开始吸收借鉴孟人碑铭中的文字。鲍尔还介绍说,中部泰人和北方泰人从孟人的语言中借鉴了一些词汇,但并没有从高棉语中借鉴的词汇多。^{[5]16}

虽然与北方泰人尤其是东北泰人相比,中部泰人的语言更多地受到了高棉文的影响,但考虑到孟人与高棉人是孟高棉语民族南部族群的两大主体,在历史上有重要渊源关系,孟人和高棉人在历史上的接触要早于高棉人和中部泰人的接触,因此孟人的语言文字经高棉人这一中介对中部泰人的语言有较大影响也是有可能的。

早期孟文记载除碑文外,还有钟文、佛塔釉片文、壁画文、佛像陶片文、贝叶文、波拉拜(糙纸折)文等,而且数量不在少数。^[9]在这些记载中,孟人碑铭尤其值得一提。据鲍尔介绍,泰国孟人最早的两处碑铭发现于佛统府(那空巴统府)和北标府(沙拉武里府)。在湄南河平原,最早发现的碑铭上则出现了多种文字,有跋罗婆文、孟文、巴利文、梵文。在泰国东北地区,古孟文碑铭也在过去二三十年内陆续被发现,碑铭记载表明高棉人在这一地区有较大影响力。泰北地区的古孟文碑铭主要发现于南奔府和清迈府境内。缅甸的孟人碑铭也广泛发现于直通、蒲甘以及下缅甸的勃固等地。^{[5]17}

除了具有语言学方面的意义外,孟人碑铭对于古代孟人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以历史学研究为例,公元6世纪左右,孟人在今天的泰国中西部地区建立了闻名中南半岛的堕罗钵底国。这个被我国史籍《旧唐书》《新唐书》等记载为“堕和罗”或“杜和罗”,被《岭外代答》《诸番志》记载为“登留眉”的国家,于6世纪后兴起,13世纪前后被泰人攻灭,曾在中南半岛西部地区盛极一时,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堕罗钵底国的历史备受从事孟人研究的中外学者所重视。中外学者利用中国古籍的记载和当地考古资料的同时,还充分利用孟人碑铭中的相关记载来研究堕罗钵底国的历史。据介绍,孟人学者根据刻于公元五六世纪的泰国传统孟人碑铭和刻于七八世纪的华富里孟人碑铭,考证出孟人在到达都陀摩补罗(亦称都陀摩伐提或直通)前,便已建立了堕罗钵底国。^[10]

孟人的语言文字随着孟人的兴衰更替而发展变化。在过去一个世纪多的时间里,关于孟语已走向濒危的论述可谓长篇累牍。但泰国马希顿大学的鲍尔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后发现,这是人们基于对泰国孟人得出的结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缅甸孟人语言的使用已经弱化。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说明当前缅甸孟人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但我们可以从孟语教育和孟文出版物的情况推知缅甸孟人的语言文字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至少没有成为濒危语言的任何迹象。

据鲍尔介绍,1985年,乃·萨玛纳(Nai Samanna)对341个缅甸孟人寺院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5]29}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在341个孟人寺院中,有271个寺院位于孟邦,其余70个位于克伦邦的高格力(Kawkareik)、帕安(Pa-an)地区和德林达依省的首府土瓦(Tavoy)。在孟邦的271个寺院中,有165个寺院教授孟语,共有学生38703人;在孟邦以外的70个寺院中,有49个寺院教授孟语,共有学生7329人。在341个寺院中,有235个寺院教授孟语,约占69%;在孟邦,约61%的孟人寺院教授孟语;在孟邦以外,70%的孟人寺院教授孟语。

由上可知,在孟邦,教授孟语的寺院在孟人寺院中所占的比例,反而比孟邦以外低了9个百分点。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除了萨玛纳的调查并非普查外,还与孟邦的人口结构、孟人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关。一方面,孟人寺院的孟语教学情况与当地的民族构成、人口结构等密切相关。在整个孟邦,孟人与缅人数量相当,同时还有掸人、克伦人等民族。在孟邦的一些地方,尤其是在其东部和南部地区,有很多缅人、克伦人的村子,所以在局部范围内,孟人并不占据优势,孟人寺院的孟语教学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例如,在孟邦的首府毛淡棉市(Moulmein),缅人居于主要地位,此外还有掸人、克伦人、印度人、华人等民族群体,因此

这里孟人寺院不多,在7所寺院中有2所不教授孟语;而在克延(Kya-in)、耶镇南(Ye, South)、耶镇北(Ye, South)三个地区,全部寺院都教授孟语,这里当为孟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另一方面,孟人寺院的孟语教学情况与当地经济、教育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孟邦尤其是毛淡棉附近区域为缅甸7个少数民族邦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位于毛淡棉附近的榜镇(Paung)、斋马劳(Kyaikmaraw)、比卢(Bilugyun)、木冬(Mudon)等地的孟人寺院中有近一半寺院不教授孟语,而克延、耶镇等离毛淡棉市比较远的地区,则很少有孟人寺院不教授孟语。

鲍尔还介绍了缅甸与泰国孟文出版物的情况。在缅甸,孟语教育虽然通常在寺院中进行,但一般由地方政府设立的专职管理部门文学与文化委员会(Committees for Literature and Culture)负责管理。学校有专门的孟文课本,而且免费提供给学生。1946年至1958年,官方出版了7套孟文教材,20世纪70年代后期,相关部门对旧课本做了修订,1986年修订本是现在使用的较新版本。由于缅甸政府对孟人实行了较为宽松的语言政策,并鼓励孟语教育和孟人出版物的发展,所以孟文出版物(包括一些缅、孟双文出版物)已遍布缅甸各地,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仅次于缅语。其中缅甸首都仰光和孟邦首府毛淡棉的孟文出版物最多,而曼德勒也有一份孟文杂志。^{[5]36}

在泰国,孟人的语言虽然已逐渐成为濒危语言,但在过去,也有一些孟文的出版物。据鲍尔介绍,巴拉(Pak Lak)地区的一个寺庙里,曾经设有一个孟文的出版社。1905年至1922年,这个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宗教读物和两部编年史;哈利迪(Halliday)编写的孟—英词典(Mon-English Dictionary)就是在这里印刷的。后来,有关孟人的出版物已变更为泰文,但也有少数孟文读物从缅甸传入泰国孟人地区。^{[5]36}

三、克伦人的语言文字

一般认为,克伦人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克伦语支。克伦人是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山地民族,其支系众多,语言较为复杂。据介绍,缅甸克伦语可分为斯戈-巴盖、波2个语支(Branch),6个分支(Sub-Branch),12种语言(Language)。斯戈-巴盖语支(Sgaw-Bghai Branch)下面有4个小分支,10种语言:斯戈分支有斯戈语(Sgaw)和巴库语(Paku);巴盖分支有巴盖语(Bghai)、格巴语(Geba)、勒塔语(Lahta)、巴洞语(Padaung)和格柯语(Geko);克耶分支有克耶语(Kayah)和音波语(Yinbaw);布雷分支下仅有布雷语(Brek)。波语支(Pho Branch)下面有2个小分支,2种语言:巴奥语(Pa-O)属巴奥分支,波语属颇-

普龙分支(Pho-Phlon Sub-Branch)。^{[4]115}

西方学者撰写的一些著作有时还把克伦人的相关支系列为不同的民族进行介绍,但并不否认其语言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例如施利辛格就把泰国克伦族的支系斯戈人、波人和卡哟人列为四个民族。但他在介绍上述民族的语言时则把他们列为克伦语支民族。例如,乔吉姆·施利辛格(Joachim Schliesinger)虽然把泰国的巴奥人列为单一的民族体,并认为其是根源于骠人的民族,但他并不否认巴奥人的语言非常接近波克伦人。^[11]缅甸学者吴巴辛虽然没有对克伦人的相关支系进行比较,但也认为,缅甸的平原克伦与山地克伦在语言上差别不大。^[12]当然,克伦语之间的相似性可能仅限于语法结构以及同源词等方面,在其他方面则存在一些差别。例如,赵维扬先生就介绍说,“无论是平原克伦、山区克伦、还是平原克伦和山区克伦之间,他们讲起话来,彼此之间都很难听懂”^{[13]19}。上述说法之间的差异,并不能否认克伦人和克伦语的独立性,只能说明虽然支系不一,但克伦语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种,有自身独特的结构和发展进化规律。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戴庆厦教授认为:“克伦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是藏缅语族中比较特殊的一种语言,特别是在语法构造上与同语族其他语言相差较大。”^[14]之所以出现戴庆厦教授所说的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克伦人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不断借鉴其他民族尤其是孟人、缅人、泰人等民族的语言。上文已论及泰国马希顿大学的鲍尔在研究孟人语言时就认为孟人的语言对克伦语等语言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克伦人的语法结构与很多藏缅语民族不同,却同孟人、泰人的语言一样,由主、谓、宾语依次排列组成句子。虽然没有太多的证据说明克伦语受到了缅语的影响,但克伦人在历史上长期与缅语民族共处,其语言受到相应影响也是理所应当的,而缅甸的克伦文就是以缅文字母为基准创制的。

克伦人在古代时期并没有文字,但他们却通过发达的口传文学传递着自己的文化。克伦人的口传文学大致包括 200 个以上的传说(Tale)、传奇(Legend)和神话故事(Mythical story)。^{[15]33-34}当克伦人成年之后,老人们便会把传说、传奇和神话故事讲给他们,继而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这是克伦人的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语言只是我们在确定一个民族共同体身份时使用的众多标准之一,要划分一个民族,还需考虑到其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历史文化以及国家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我们既不能把同属克伦语支但说不同方言的各支系全部看成单一民

族,也不能因为克伦语支各支系的语言较为近似而将他们都划定为一个民族——克伦人。基于上述原因,笔者把被国内外一些学者列为克伦人或克伦族的克耶人和巴洞人列为单一民族。

克伦人的文字是在近代时期主要由西方人创制的。据马歇尔(H. I. Marshall)《缅甸的克伦人》一书记载,缅甸的斯戈克伦文是 1832 年由美国传教士乔纳森·韦德博士(Dr. Jonathan Wade)在克伦人柯大蒲(Ko Tha Byu)的协助下创制的,除了一些特殊词汇外,斯戈克伦文用缅文字母拼写。^{[15]31,297}另据赵维扬先生和缅甸学者吴巴辛介绍,1830 年,美国传教士威尔博士对居住于江河沿岸的克伦人传教时,用文字记录斯戈克伦语,由此开创制克伦文字之先河。这些文字是借用缅文字母组成的,于是就出现了用斯戈克伦文写成的基督教经书。威尔创制的这套斯戈克伦文有母音 7 个,子音 25 个。1840 年前后,伯叶丹先生又创制了波克伦文。1841 年,美国传教士梅森博士在土瓦市创办和出版了一份叫作《晨星》的斯戈克伦文报纸。这份报纸一直出版到日本人侵占缅甸为止,出版了将近 100 年的时间。^①

泰国克伦文则是由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创制的,其时间应该在 1951 年以后(天主教于 1951 年进入泰国克伦人地区),用罗马字母书写。与此同时,以缅文字母为基准的克伦文也传入了泰北地区。有人曾对泰北地区的两个克伦人村寨进行了调查,以分析克伦语的使用情况,结果显示,在以信仰万物有灵论为主的村子中,72 个调查对象都会说克伦语,其中 27 人会写以缅文字母为基准的克伦文,仅有 1 人会写以罗马字母为基准的克伦文;在信仰基督教的村子中,91 个调查对象都会说克伦语,其中 24 人会写以罗马字母为基准的克伦文,而会写以缅文字母为基准的克伦文者仅有 5 人。^[16]

克伦文虽然是西方传教士因传教的需要创制的,但其为克伦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时至今日,缅甸的克伦人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克伦语出版物。笔者于 2005 年在清莱府克伦人村寨会孔村(Hui Khom)进行调查时,不仅看到了英文版的《圣经》,也看到了克伦文版的《圣经》。在教堂,笔者还看到克伦人牧师捧着克伦文版的圣经带领信众用克伦语进行礼拜。当地的小学在教授泰语的同时还教授克伦语,这种双语教学模式对克伦文化的传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四、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

在缅泰跨国民族中,拉伧人、苗人、瑶人、阿卡

①[缅]吴巴辛:《缅甸的克伦族》,赵维扬,摘译,载《世界民族》,1984 年第 5 期;赵维扬:《克伦族》,载秦钦峙、赵维扬主编《中南半岛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9 页。笔者疑马歇尔笔下的韦德博士与赵维扬等先生笔下的威尔博士同为一,仅因译名不同而已。

人、拉祜人、傈僳人、毕苏人、克木人、崩龙人、布朗人、巴洞人、克耶人、克钦人等在历史上经常在中、缅、老、泰四国边境地区辗转迁徙,较少与外界有大规模的接触,其语言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得到了良好的传承,是其作为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标志。

上述缅泰跨国山地民族的语言分属两个语系的三个语族,即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和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藏缅语民族的语言大致分属三个语支,其中阿卡人、拉祜人、傈僳人、毕苏人的语言属于彝语支(傈僳语支)^①,其中傈僳语属北部彝语支,阿卡语、拉祜语、毕苏语属南部彝语支;克耶人、巴洞人的语言属克伦语支,其中克耶语属克耶语分支,巴洞语属巴盖语分支;克钦人的语言属景颇语支。苗瑶语民族分属苗语支和瑶语支,其中苗语(蒙语)属苗语支;瑶语(勉语)属瑶语支。孟高棉语民族分属佤一崩龙语支和克木语支,其中,崩龙人、布朗人的语言属于佤一崩龙语支,克木人的语言属于克木语支。崩龙人、布朗人、布朗人的语言皆为孟高棉语中的北方方言。

就笔者所知,上述缅泰跨国山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在古代历史上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缅甸的崩龙人过去曾借用傣文字母拼写本民族的语言,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本民族文字。近几十年,缅甸崩龙人中才出现了以缅文、掸文字母拼写的崩龙文。近代以来,一些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学者曾为部分地区的拉佤、拉祜、傈僳、克钦、毕苏等创制了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文字。19世纪后,西方传教士为泰国拉佤人创制了文字;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为中缅边境的拉祜族创制了文字;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和缅甸傈僳族基督教徒合作,创制了傈僳文,这种文字还曾传入中国傈僳族地区;19世纪末,在缅甸克钦人地区传教的美国传教士汉森夫妇以景波语支的语言为基础,创制了克钦文字;最近几十年,美国学者科科·培森(Kirk Person)等人为泰国毕苏人创制了文字,并编写了英语—毕苏语、泰语—毕苏语词典。由此看来,除崩龙人外,其他缅泰跨国山地民族的文字并非本民族语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本民族创制的,而是由西方人创制的,其基准并不是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文字系统——缅文和泰文,而是拉丁文字。与此同时,由于大多数山地民族在历史上没有文字,其语言系统长期以来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发展演化,因此相关民族语言及其核心口承文化或口传文化很难会因为西方人突然创造的本民族文字发生质的变化。再加上这些山地民族大多数民众的文化水平比较有限,而西方人为其创制文字的主要目的又是传教(毕苏文除外),因此这些文字在缅泰跨国山地民族中的使用范围相当有限。

在缅甸,上述山地民族长期聚居于相对稳定的区域,或与其他民族杂居共处,某些民族在自己特定的聚居区内享有高度自治权,其语言通常能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克钦人、克耶人、拉佤人、崩龙人等民族聚居于相应的邦、特区或自治州、自治县内,是这些地区的主体民族,并在该地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其民族语言近乎当地的“官方语言”,使用非常广泛。以克钦邦为例,普通景颇语是克钦邦普遍使用的语言,也是学校的教学用语,约有15000个词汇。克钦人对一些无法用克钦文(即景颇文)拼写出来的字,普遍用缅甸语和掸语来代替。克钦语在缅北山区已成为一种通用的标准语言,^{[13]50}但拉佤人的情况有所例外。缅甸的拉佤人支系较多,各地方言之间差异较大,再加上特殊的历史原因,各地拉佤人之间通常用汉语(云南话)进行交流,通晓缅文的人也不多,所以汉文是当地最重要的书面语言。除拥有自治权的民族外,阿卡人、拉祜人、傈僳人、毕苏人、布朗人、克木人等多居住于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邦或特区之内,他们在日常交流中使用本民族语言,在对外交流时也使用缅甸语、掸语等语言,但这些民族及其语言受外界的影响相对于泰国而言要小一些。基于上述原因,缅甸大部分山地民族的语言得到了较好的传承与发展。

在泰国,上述民族的语言存留情况通常因泰国政府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拉佤人是泰北山地的早期居民之一,在北方泰人崛起之后,继续留在坝区的拉佤人多被北方泰人所同化。而那些退居泰北各地山区的拉佤人,和不同时期到达泰北山地的苗人、瑶人、阿卡人、拉祜人、傈僳人、毕苏人、克耶人、克木人、崩龙人、布朗人等山地民族一样,受到了泰国政府推行的以泰语教学为基础的民族同化政策的影响,其语言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山地民族旅游业在泰北山地的兴起与发展,给当地带来了许多显著变化,同时也使泰国政府意识到山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进而对长期以来所实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做出调整,这对于泰国山地民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巫凌云. 泰国兰甘亨碑铭释文补正[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7(2): 82-85.
- [2] 谢远章. 泰族[M]//秦钦峙, 赵维扬. 中南半岛民族.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 [3] 赵永胜. 泰国政府对山地民族的同化及其评价[M]//西南边疆民族研究(4).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239-254.
- [4] HOWARD M C. Textiles of the highland people of Burma(Vol. 2) [M]. Bangkok: White Lotus Press, 2005.

(下转第107页)

^①西方学者一般把彝语支称为“傈僳语支”(Lolo Branch)。

以上不管是罗杰还是莫里斯,他们对小家伙们的欺凌仅限于破坏小家伙们玩耍的兴致,还并未对小家伙们的生命构成任何威胁。然而,在第七章“大树和黄昏”中,我们却产生了不寒而栗之感。这一章中,我们看到从未打过猎的拉尔夫也加入了杰克的捕猎队伍,和大家共同追捕一头野公猪。在野公猪带伤逃离后,孩子们上演了一番追逐野猪的场景:罗伯特装扮成野公猪,其余的孩子们跳着唱着,把手中的长矛刺向罗伯特。由于兴奋所致,孩子们忘了这只是一场游戏,差点把罗伯特刺死。挨了棒打的罗伯特设法脱离危险后,建议大家下次用一头真猪来玩时,杰克笑着应答:“让小家伙试试。”^[4]⁸⁶杰克的这种大胆提法不仅没有遭到在场者的反对,他们反而为此想法而欢欣、激动。通过这件模拟追逐公猪事件和杰克的残忍想法,我们看清楚了大孩子对小家伙的欺凌已达到了极致,完全不顾小家伙们的死活。

三、结 语

小说的结局是一名英国海军军官在拉尔夫生死关头出现在了海滩上,结束了孩子们的这场闹剧。这种结局平息了孩子们之间的派别战争,把孩子们重新送回了人类文明社会。这种结局是作家戈尔丁的良好愿望,也是《蝇王》这部寓言小说希冀出现的结局。

作为对《珊瑚岛》的戏仿,《蝇王》成功突破了传统荒岛小说的既定思维模式,彻底摧毁了维持已久的西方文明的虚构神话,引发了世人对人性本质的深刻质疑和理性反思,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沉痛思考。就其思想意义而言,该小说不啻一部发人深省的现代预言小说,其极具颠覆性的人性恶主题使得荒岛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和影响力:不仅拓宽了传统荒岛文学的思想内涵,而且延伸出了无限的艺术张力。^[6]透过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视角,我们可以

看到孩子间这种权力的斗争与血腥争夺完全是成人世界的再现。而小说中杰克一派不考虑任何后果的行为,例如对猪崽子进行言语上的侮辱和身体上的打击并抢夺其眼镜,故意破坏小家伙们的游戏,推下巨石砸死猪崽子和砸碎海螺,以及放火烧毁整个岛屿企图剿杀拉尔夫等,在某种程度上影射了后殖民生态批评中殖民者对被殖民者进行的边缘化和他者化,并对其实施的压迫、欺凌和强取豪夺,以及殖民者对被殖民地“空间”的霸占和对生态环境的施虐。通过以上的分析解读,我们明白了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他者化和被他者化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动态发展的趋势:前者可从拉尔夫和杰克的权力翻转,大家伙欺凌小家伙而后又被杰克欺凌的事件中看出;后者可以从拉尔夫和团体中的其他孩子们先是把猪崽子他者化,而后拉尔夫被杰克一伙他者化,而团体中的小家伙们则被大孩子们他者化的角色置换中看出。

【参考文献】

- [1] TIFFIN H, GRAHAM H.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9.
- [2] 钟再强. 后殖民生态批评: 回顾与反思[J]. 苏州大学学报, 2013(5): 166 - 172.
- [3] 何畅. 西方文论关键词: 后殖民生态批评[J]. 外国文学, 2013(4): 112 - 118.
- [4] GOLDING W. Lord of the flies[EB/OL][2014 - 03 - 10]. <http://ishare.iask.sina.com.cn/download/explain.php?fileid=18564840>.
- [5] DELOUGHREY E, HANDLEY G B. Postcolonial ecologies: literatures of the environme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6] 罗选明. 英美文学赏析教程: 小说与戏剧[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 [5] BAUER C. Language and ethnicity: the Mon in Burma and Thailand[M]// WAJEYWARDENE G. Ethnic group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90.
- [6] Pon Nya Mon. Ethnic Identity and political autonomy of the Mon[M]// The Mon over two millennia: Monument, manuscript and movement. Bangkok: Institute of Asia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2011.
- [7] 李孝骥. 孟族[M]//秦钦峙, 赵维扬. 中南半岛民族.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 [8] GUILLON E. The Mons: A civil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M]. Bangkok: Amarin, 1999.
- [9] 李谋. 略论孟族文化[J]. 东南亚研究, 2002(4): 76 - 80.
- [10] 何平. 中南半岛民族的渊源与流变[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 [11] SCHLIESINGER J. Ethnic groups of Thailand[M]. Bangkok: White Lotus, 2000.
- [12] 吴巴辛. 缅甸的克伦族[J]. 赵维扬, 摘译. 世界民族, 1984(5): 58 - 61.
- [13] 赵维扬. 克伦族[M]//秦钦峙, 赵维扬. 中南半岛民族.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 [14] 戴庆厦. 克伦语初探[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7(6): 50 - 56.
- [15] MARSHALL H I. The Karen people of Burma: A study in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M]. Bangkok: White Lotus Press, 1997.
- [16] Uraivan Tan Jim - yong. The Karen culture: A Co - existence in two forest[M]//WILSON D M. Development or domestication? indigenous peoples of Southeast Asia.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1997.

(上接第 117 页)